

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书系

史料卷

往事回眸

中国福利会史志
资 料 荟 萃

中国福利会编

(上)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书系

史料卷

往事回眸

中国福利会史志
资料荟萃

中国福利会编

(上)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书系》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许德馨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艾柏英

沈海平

吴景平

邵雍

秦量

盛永华

黄亚平

策 划 顾琳敏

孙悦

郑晓方

编者的话

为编辑出版《中国福利会史》和《中国福利会志》，中国福利会于1985年组织力量启动了史志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在获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编辑了内部刊物《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由时任中国福利会主席黄华题写刊名。从1989年6月开始编辑，每季一期。到1999年12月止，时间跨度达10年之久，共编印43期。前18期为油印，从1994年1月改为铅印。《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每期300本，印发给全国各地宋庆龄研究者及孙宋纪念地及相关的大学院校的图书馆。它对征集史料、更正谬误发挥了积极作用。不少作者是与宋庆龄一起创办保卫中国同盟或在中国福利会不同阶段共同奋斗的战友和同事。他们的回忆和叙述极其珍贵。有关史料，如：《尼赫鲁不是保盟委员》、《保盟上海分会》和宋庆龄为《黑母鸡》所作的序等，都是在这本刊物上首次披露。时至今日，《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刊登的相关史料，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与研究价值。

为此，我们在宋庆龄逝世30周年之际，精选《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中部分文章公开出版，以期服务于广大专家学者，促进研究工作不断深入。

编者的话

/1

深情缅怀

- 孙逸仙夫人二三事 [奥地利] W·富华德/3
- 从细微见伟大
- 回忆宋庆龄主席几件事 陈永淦/6
- 三遇孙夫人 翁植耘/7
- 宋庆龄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
- 记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前后 张 珏/11
- “老上海”耿丽淑 [美] 海伦·福斯特·斯诺/14
- 永远值得仿效的榜样
- 为宋庆龄诞辰 100 周年而作 爱泼斯坦/20
- 深厚的友情 亲切的关怀 祝文光 祝庆英/23
- 宋庆龄专列送来了我的母亲 顾锦心/25
- 1948 年,我第一次见到了宋庆龄同志 丁景唐/26
- “威斯里安”的骄傲 张 彦/28
- 宋庆龄爱学习 张 珏/29
- 杨孟东谈宋庆龄 吴让能等记录/31
- 人民怀念你 时代呼唤你 吴让能/33
- 初见宋庆龄 赵钱孙/38
- 忆宋庆龄女士在香港 潘 标 回忆 桑 晔 整理/40
- 怀念宋庆龄 [美] 约翰·鲍威尔 西尔维亚·鲍威尔/53
- 宋庆龄与三个美国友人的交往 唐宝林/54

宋庆龄送书	刘振德/60
宋庆龄拒登照片	徐 行/62
温馨长在	张 珏/63
回忆耿丽淑	《美中评论》/65
一条围巾的故事	高 青/67
宋庆龄是中国妇女的骄傲	侯 波/68
回忆宋庆龄	[美] 海伦·福斯特·斯诺/71
宋庆龄 1927 年在武汉	陈依范/73
我和宋庆龄一起度过的那个年代	[美] 西尔维亚·鲍威尔/76
回忆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	姜椿芳/77
我心中的宋庆龄	戴爱莲/86
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谭宁邦/88
高富有记忆中的一代伟人	赵桂来/93
画册寄深情 友谊在继续	青 辉/96
孙夫人的忠实追随者 ——忆顾锦心同志	童树民/97

回首当年

“保盟”时期我曾和宋庆龄在一起	[美] 约翰·福斯特/105
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	陈维博 钱行健/106
忆宋庆龄主持音乐剧《孟姜女》义演	袁励康/111
1944 年谢伟思访问宋庆龄的两次谈话	[美] 约瑟夫·埃谢里克/115
宋庆龄等为新四军购买武器、药品和通讯器材	胡立教/118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创刊 50 周年	爱波斯坦/120
中国的扫盲工作	顾锦心/123

忆孙夫人宋庆龄在香港	潘 标/128
宋庆龄支持香港漫画界	陈宪琦/132
宋庆龄在香港	周俊松/134
忆宋庆龄居留港渝时	徐舜英/137
投向光明照耀的新中国	
——1985年耿丽淑谈“我与中国福利会”	耿丽淑/142
保卫中国同盟和美国援华会	周成梁/154
宋庆龄在香港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始末	邓广殷/160
情深意长话当年	
——在“香港与中国福利会”报告会上的讲话	爱泼斯坦/166
孙夫人和我画的《流亡图》	丁 聪/169
护送宋庆龄去香港	李 云/171
为保盟作出贡献的人们	爱泼斯坦/172
保盟与香港人	邓广殷/174
六十年前的“一碗饭”	冯 源/175
宋庆龄亲切关怀“小先生”的成长	马崇儒/177
在活动房子里	紫 沉/183
难忘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一儿童福利站	张盛祥/187
1947年中秋游园会纪实	/192
我终于见到了宋妈妈	李钧衍/195
参加上海解放后第一个夏令营	周 群/197
小先生夏令营营务大事记(1949年7月17日~8月21日)	/198
地下少先队与第一儿童福利站	李森富/204
我在第二儿童福利站工作过	童树民/209
我在儿童福利站里成长	孙自勤/211

架起友谊和了解的桥梁

——宋庆龄和她创办的《中国建设》后记

张彦/214

宋庆龄心系儿童

陈维博/216

宋庆龄关心我们

陈善明/218

终生难忘的教诲

冯秉序/220

生日,她在孩子们中间

戴辉/222

一只特大蛋糕

施蕙苓/224

20 世纪的“新童话”

任德耀/225

孙夫人关怀新四军女战士

童树民/227

珍贵的亲笔信

张石流/229

一丝淡淡的记忆

——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三儿童福利站记事

王观泉/230

忆初创时期的保健院

冯修蕙/233

镌刻在心底的思念

——宋庆龄开辟儿童工作散记

陈维博/235

宋庆龄和 1947 年中秋游园会

丁景唐/240

培育进步少年儿童的摇篮

——回忆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三儿童福利站

张学恕/246

珍贵的邮票

刘俊德/251

洛杉矶托儿所

王颖/253

喜相叙

——从宋庆龄创办的第三儿童福利站到虹口区图书馆

丁景唐/257

谭宁邦谈中国福利基金会

/260

“小小国际会议”

顾锦心/262

宋庆龄关爱伊思平

严福富/264

童心映慈母	金安歌/270
宋庆龄在陪都	杨耀健/272
关于八所国际和平医院的一些材料	周成梁 整理/284
宋庆龄与“三毛生活展览会”	顾忠慈/287
宋庆龄与“三胞胎”	蔡俊传/290
宋妈妈教我识字	吴 方/291
重访第一儿童福利站旧址	吴 方/293

珍贵友情

宋庆龄与马海德	陈维博 吴让能/299
宋庆龄与路易·艾黎	中国福利会研究室/305
永生不忘你,敬爱的宋庆龄	丁 玲/310
忆丁玲同宋庆龄的一次见面	陈维博/311
“关怀受迫害的各阶层的进步人士”	侯外庐/312
在伟大人格感召下的纪念 ——宋庆龄和鲁迅的二三事	丁景唐/313
史沫特莱和宋庆龄 ——为纪念艾·史沫特莱诞辰 100 周年而作	陈维博 吴让能/324
两位同龄伟人的友谊 ——记宋庆龄和毛泽东的交往	严福富 林铭纲/330
宋庆龄和吴耀宗 ——为纪念吴耀宗先生诞辰 100 周年而作	陈维博 吴让能/343
潘汉年与宋庆龄 ——为纪念潘汉年同志诞辰 90 周年而作	林铭纲/347
宋庆龄与上海文化界	戴 辉/356

忆宋庆龄与解总上海办事处	严梅青/363
宋庆龄最信任周恩来	俞志英/366
宋庆龄与刘少奇的交往和友谊	林铭纲/368

史海钩沉

“保盟”和中国红十字会	行 健 让 能/379
关于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	严福富整理/383
追寻宋庆龄佚文《〈黑母鸡〉序》纪略	戴 辉/386
附：《黑母鸡》序	宋庆龄/388
宋庆龄渝蓉之行	让 能/389
“为民前驱”	
——宋庆龄于1946年为追悼于再烈士题送横联	陈维博/391
宋庆龄坚持战斗在山城	行 健 让 能/393
一份珍贵的史料	陈维博/396
附：备忘录	宋庆龄/397
重读1950年8月宋庆龄致中共中国福利基金会支部的信	吴之恒/398
“保盟”在港、渝忆语	
——许乃波致爱泼斯坦	/398
宋庆龄于解放前夕究竟住在哪里？	戴 辉/401
关于宋庆龄重庆故居的调查核实情况	/403
爱泼斯坦复中国福利会	/407
读宋庆龄致耿丽淑、李云的两封信	陈维博/408
宋氏家族	韩拱丰/409
特赠庆龄先生	
——写在白绢上的信	/413
董必武致宋庆龄	/413

推诚致敬

——写在签名册上的信 /414

抗战期间宋庆龄第二次来渝时间考 宋庆龄基金会重庆市分会研究室/415

简述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会之组成 林铭纲/417

宋庆龄教肖惠芳演自己 无 名/425

关于儿童图书阅览室 许郁真/426

附：请来玩——为第一儿童阅览室写 郭沫若/427

爱泼斯坦谈保卫中国同盟 林铭纲整理/428

为支援抗战举行义演 戴爱莲/434

宋庆龄曾经用过的名字 林铭纲/436

宋庆龄的六次抉择 彭古丁/439

宋庆龄自述 宋庆龄/441

关于宋庆龄在鲁迅葬仪上的演说 戴文葆/444

尼赫鲁等不是保盟发起人 林铭纲/453

日本山田档案中关于宋庆龄的三件资料

——兼考宋庆龄两张相片的拍摄时间 唐宝林/456

宋庆龄关注书刊中对她结婚日期的错误记载 杨小佛/459

关于保卫中国同盟领导成员的考证 周成梁/460

宋庆龄二过哈尔滨 王观泉/464

从“解总”到“救总”

——中国救济事业的一段光辉历程 顾锦心/467

陈依范其人其事 凌 扬/472

也谈宋庆龄曾经用过的名字 杜述周/475

《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89~1999年总目录 /476

深情缅怀



孙逸仙夫人二三事

[奥地利] W·富华德*

和孙逸仙夫人在一起

在我们的朋友起程去河内的那一天,收到一份非常特殊的而光荣的请柬,是为中国制订了基本的未来发展方案的伟大革命家孙逸仙的夫人邀请我们的。我们早已听说这位进步的女爱国者处于被家乡半驱除的状态,而在英属的香港避难,并继承伟大的孙逸仙先生的思想和工作。她在这里的保卫中国同盟从事对外组织援助工作。

她的住所不在占市内 1/4 的豪华区内。我们得通过很远的许多狭窄而人群稠密的小巷才到达她那里。我们进入的是一个简陋的、极小而朴素的住所。

她的举止和她的住所一样朴实,毫不拘于我们在香港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形式,她有一种无法模仿的庄重仪态,给我们以极深刻的印象,使我们感到真正的人类的伟大不要表面形式也一样伟大,她那充满生气的气质所支持的自主行动和奉献精神,像至今听到的所有谈话一样,也是我们为中国积极行动所最需要的。

那是一个美丽的傍晚,也是请吃中国饭,孙夫人对我们表示出的兴趣和从她身上四射出的热力使我们有一种真正的感受。她的谈话充满了对难民陷入可怕困境的关心,对于她的妹夫蒋介石政府的某些措施也明显地表示出怀疑和批评。

让我们考虑的是她用一点强调语气表示出的设想,即:我们的全班人马最好都留在中国中部发挥作用,而不仅在西北地区,这里面有决定性的区别。

当我们的吃饭时间结束时,起程的时间也快到了。我们注意到女主人向克拉克夫人在轻声耳语说些什么,克拉克夫人脸上显出惊异和犹豫不决的样子。当女

* 富华德(W·Freudmann),奥地利医生。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国际援华医疗队。著有《起来!——一个医生 1939~1945 年在中国和缅甸的经历》(1947 年,奥地利新时代出版社出版,德文版)。书中提到和孙逸仙夫人在一起的记事,特节译二三事于此。

主人再重复她的希望时，克拉克夫人才把它说出来：

“孙逸仙夫人请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唱一支《国际歌》，以结束我们这个美好的晚上。”

这一请求使我们大吃一惊而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始用多种语言合唱起这支离开法国集中营后第一次再唱的、为争取人类最终解放而斗争的歌曲。我们的合唱在音乐上可能给人有些走音的印象。但当我们注意到这位出色的中国妇女，人类中人口最多的民族的伟大女领导人，以那么深的内心关切，细心地倾听着这支歌时，我们感动极了。

我们送朋友们上了船。孙逸仙夫人在离别时向他们赠了花束。赫尔医生和我还要在香港停留几天（译注：这2人持德国护照，不能从河内去中国，只能乘飞机到重庆）。直到一位信使夜里来通知我们立即到机场去，因为飞机要从日本占领区上空飞过去，只有夜间起飞才行。

我第一次乘飞机，它飞得很快，而且中途不停。我在起飞后就进入深睡了。一觉醒来，一束铅灰色的晨曦已从飞机窗上射进来。天空中布满着云，下面已展现出我要到的地面。这是多么奇异的大地，它不是欧洲，也不是我曾见过的土地。它是一个无边无际的，由成千上万个花圃排出来的花园，中间的绝大部分由银白色的、闪着亮光的水面所覆盖，真是一幅具有独特魅力的景色。

拜访孙夫人

（译注：若干天后在重庆）

我们敲门后，一个穿着中国式蓝大褂的老头儿开了门，他以友好的态度招呼我们进去，我们见到的房子不是想象中的中国式的住所，而是我们在大城市所常见的现代宽大住房。

孙夫人坐在一架打字机前，她对我们的采访一点不感到惊奇，因为她已听说我们离开了香港。她请我们喝茶，把绿色的茶叶放在茶杯里，然后用开水泡上，我们

享受了至今才闻到的芳香味儿,并发现中国人的习惯:喝茶不放糖,并不是缺糖。

我们没有谈多久,天色就晚了,在幽暗的光线中又进来一个年轻人,孙夫人向我们介绍了他的高级官职:他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的司令员。我们对他们新四军已经听到很多了。现在它是有3万人的正规军队,如果把游击队和参加战斗的农民都算在内,则有30万名战士。它的总部在中国东部的浙江省。那里也有陆军医院。这位司令员谦虚地告诉我们,他的陆军医院组织得还可以,就可惜只有6个医生,其中只有3个人受过大学教育。医生不足是最难忍受的,因为部队不断地在壮大;从农民中不断地有新的志愿者参加。在部队中卫生工作的困难是没有止境的,尽管竭尽了全力,也只能建立起一个不能满足一半需要的卫生服务工作。在游击队中,人们必须把重伤病员留在农民家中去得到照料。

我们听到过许多关于英勇的中国游击队的战斗情况,因此我们向这位司令员请求把我们派到他那里去。司令员和孙夫人商量了一下,然后提笔给在贵阳的红十字会领导人林博士写了一封信,说我们可以作为红十字会的医生到他们那里去。我们感激地握着他的手,简短地谈了一会儿,他表示希望很快地在新四军中再见到我们。

中国的军事形势

我们趁机会和孙夫人又谈了一会儿中国的军事形势。我们听到的目前还不能相信。社会矛盾十分紧张,旧权势的捍卫者非常险恶,一场前所未闻的事变正在酝酿。

“有影响的一圈人正无耻地和敌人同流合污,”她并不激动地说,“他们和肆无忌惮的日本媾和,利用时机把中国变为奴隶国,他们只要保住封建特权,别的什么也不关心。”

汪精卫这个在国民党和政府中有影响的人物的背离,就是这种关系的明显征兆。

我们对听到的这些事感到十分震惊,于是向孙夫人告辞了。

(张至善 译)

——原载《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0年第2期

从细微见伟大

——回忆宋庆龄主席几件事

陈永淦

在上海解放前,中国福利基金会每星期三上午,举行干部会议。宋庆龄主席也常来参加,认真听取大家汇报和讨论,不时频频点头微笑。

宋主席常到总会办公。她的办公室不大,陈设简单,和别人的办公室一样,是茅草和竹子搭建的。在这样的一间小茅草屋里,我们常看到她手不释卷地专心看书。看的书,是厚厚的大本子。

我在总会调查研究科工作时,宋主席曾派人交给我们一本英文版的统计学,以促进我们提高调研业务。

宋庆龄主席有时请我们中国福利基金会干部到她家晚餐,席间,宋主席亲切地和我们谈话,要我们吃这吃那。临走,总是亲切地向我们送别。

1948年,约在12月里的一天,我刚结婚后不久,收到宋主席签名的一封英文信。宋主席约我们夫妇去她家中吃饭。那天,同时被邀的还有张宗安同志和她的新婚丈夫吴同志。席间,宋主席和两位新人亲切握手,祝贺新婚之喜。

我常到外地视察中国福利基金会援助的单位和学校。上海面临解放时,宋主席派人通知我暂不出差,在上海迎接解放。

1948年10月,宋庆龄主席派我去甘肃省山丹县,视察山丹培黎学校,它是中国福利基金会重点援助的单位之一。行前,宋庆龄主席要我带一封信和一瓶白兰